



人生说到底是一场自渡

□梅莉



安妮宝贝更名为庆山后,她的文字也从一个青年女子的迷惘、诗意、倔强转变成中年女性的深邃、内敛与温和,开始由外而内探索生命的意义。《夏摩山谷》是庆山前两年出版的长篇小说,我买了一本没有读,因为之前听武汉作家子沫读完此书的感受:看了一遍,还不太明白庆山想表达什么,准备再读一遍。言辞间有一种小心翼翼的尊重。

对于一直看庆山公众号的我来说,知道此刻的庆山已是资深修行人士,感觉她在智性与灵性层面已经走得很远。前一段时间正好去了一趟西藏,被藏民的宗教信仰大大触动。想起《夏摩山谷》里有很多谈宗教与哲学的部分,这是我感兴趣的,所以,就打算认真看下去。但读的过程颇为艰难,几次想放弃。这不是一部好看的小说,它更像一本散文。确切地说是作家修行的个人总结,呈现的生死观、情爱观、世界观有鲜明的庆山特色,她把个人的思想理念全盘端到读者面前,许是想渡人渡己。所以说,《夏摩山谷》更像是作者精神世界的一次攀岩。她在书中大段大段地阐述自己对人生、本性、生死、轮回、爱情、欲望、婚姻等话题的理解。有我不喜欢、不赞同的部分,也有受益匪浅与深以为然的地方。甚至我还可以这样想,原来畅销书作家也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知识女性,面对生老病死、爱恨情仇等各种人生难题,红尘里摸爬滚打了半生,精神上最终还是归依了宗教。

但是,谁的人生不是一场修行呢,谁又没有遇到过矛盾纠结的课题呢。我发现身边有不少中年朋友,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开始抄心经、背金刚经。

与作者之前重点写情爱相比,《夏摩山谷》开始着重探讨与人性有关的深邃话题。如果读小说的话,我还是更喜欢看她还是安妮宝贝时写的《七月与安生》,有一股蓬勃野蛮的生命力。《夏摩山谷》作为小说还是故事性弱了点,胜在思想。

《夏摩山谷》塑造了三位女性,远音、如真和雀缇,她们的过去、现在和未来之路。远音是被收养的孤儿,养父安瑟亦师亦友。远音十七岁去纽约学习艺术,在那里遇见了纪辰,并与其相爱。慢慢地她认为纪辰追名逐利、喜欢物质,不适合自己。远音一面鄙视纪辰的物欲,一面自己却享用昂贵的RIMOWA行李箱并大加赞美,这是作者的矛盾之处,说明人有时是双标的,于己则很宽容。远音曾经是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明星,喜欢在一个个男人之间周旋,三十二岁洗尽铅华,嫁人相夫教子。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吗?并没有。

如真的故事更加激烈一些,因为从小家境富裕,后因父亲生意破产逃亡,母女俩惨淡度日。长大后的她见过人性的薄凉,便一心想走捷径,搭一个成功男性来改变命运。于是一次次地介入他人的婚姻,却又一次次惨遭抛弃,哪怕吞药自杀也挽回不了一段动机不纯的感情。最惨的是,如真在老家小城与暗恋她的同学再次陷入婚外恋,不小心怀孕了,逼男人娶她,对方自然不肯,她要他给一百万分手费,但却被欺骗、被殴打。最后终于得到一百万,在小城花五十万给妈妈买了一套房,自己剩下的五十万去远方城市开了一家茶室。遇到自幼出家的夏摩山谷僧人仁美后,她内心深处向善就像一朵花缓缓绽放了。她出资为夏摩山谷的孩子建学校,买学习用品,还悉心照料仁美的起居。她心甘情愿地做这一切且无所求,只为救赎过去曾经掉入深渊里的自己。

看完此书最大的不适是远音,如真扭曲的婚恋观,她们不停地与富裕体面的已婚男士纠缠,陷入婚外恋,并无半点羞耻和愧疚。试图从别人手里抢成熟的果子,她们精神上的困顿与混乱很大一部分原因难道不是自己造成的吗。我不认为一个女孩因为原生家庭或者周围环境就变成自己讨厌的人。这本书不适合年轻女孩看,当三观还没有形成、心智不成熟时,容易只看到事物的表面。

也许作者的用意是女主角们后来的自我救赎,青春期的混沌与迷茫,逐爱留下的创伤依然在,日日不安。为寻找内心的平静,她们殊途同归地来到了心中的净土——夏摩山谷。

夏摩山谷是著名的佛教圣地。然而,修行也不必一定与宗教有关。“这里的修行,没有什么宗教指定,只是代表我们开始真正觉知与调整自己的生命状态。”无关宗教,只要能看清自己的生命状态,随时调整、自省、纠错,修行便开始了。身处俗世中的人,如何保持内心的平静,不被外界干扰,做自己喜欢的事,过自己想要的生活,这取决于我们的内心。正如张德芬说过:“亲爱的,外面没有别人。”可是,人终究还是需要爱与被爱的联结。就像如真遇到一个激发她内心光明与善意的上师仁美一样,她终于打开正确的爱人爱自己方式,遇到了慈航。

三名女性在生命至暗时刻最终找到了光,完成自己精神上的蜕变。人生说到底是一场自渡,接近光,成为光,未来才会“桥梁坚固,隧道光明”。

沙元炳与他的百箱藏书

□彭伟

11月上中旬,古邑如皋顺利通过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省级评估。数周前,如皋籍知名导演夏骏拍摄的大型电视纪录片《沙元炳》在如举行首映式。同日,沙元炳企业家精神座谈会也在如圆满召开。沙元炳作为典型的“张謇式”企业家,对于如皋乃至南通早期近代化进程的推进,做出不可小觑的历史贡献。挖掘并推介沙元炳藏书故事,对于如皋申请国家历史文化名城、建设书香城市及弘扬乡贤文化,都有裨益。

沙元炳(1864—1927),字健庵,清末翰林,曾任江苏省议会议长诸职,又集实业家、教育家、诗文学家、藏书家于一身。翻阅《中国历代藏书家辞典》等工具书,沙氏大名,赫然入列。

沙翁热衷藏书,探其缘由:一则家风使然。沙翁先祖于明初迁入如皋石庄,清初再迁如城。其间,沙家由军徭家庭、贫苦人家蜕变为书香门第,官宦世家。沙元炳二世祖沙廷美喜好读诗写文;三世祖沙淳自幼读书;五世祖沙极尤喜浏览经书;七世祖沙屏北亦好读书;九世祖沙潜龙捐钱修建学宫,鼓励士子读书;曾祖沙菊潭任青阳县教谕;父亲沙宝臣澹静少言,只喜读书。沙元炳秉承家风,嗜书如命,故而性喜藏书。二则友人影响。清季私人藏书达到史上全盛期,沙元炳又结交徐世昌、张謇、冒广生等书林知音,闲话藏书,交流心得。在张謇等人的影响下,沙翁不仅本人藏书,他还重视建设公立图书馆。1912年3月,张謇创办了南通最早的图书馆——私立南通图书馆。张謇、陶湘、张謇等人纷纷捐书。沙翁精通版本目录,深得张謇赞赏,受邀出任私立南通图书馆首任馆长。在如皋,沙翁创办如皋师范学校图书馆、如皋县通俗图书馆。1907年,如皋师范学校图书馆开馆,所藏新书5000余

卷,不乏善本。这批藏书即由学校创办者沙翁私人捐赠。1917年,如皋首家公立图书馆——如皋县通俗图书馆成立,沙元炳给予大力支持,又捐献图书上千册。

至于沙元炳的家中藏书,沙翁后人沙彦高追忆:他一生性喜藏书。家中藏书有数百箱,分类编目,有条不紊。各地方志书有二三十箱,中医书籍也有一二十箱,其余都是经史百家诗文集之类。沙翁藏书数量相当可观,百箱书畔把书读,真可谓坐拥书城。沙翁藏书数量多,但质量如何呢?笔者依据沙翁遗著《志愿堂诗文集·题跋文上下编》,对沙翁藏书进行了初步整理与归纳。

首先,如皋地方文献最具特色,所知有160余种,内容以诗文为主,又乏金石、笔记、医学、编著、地方志等等。其中家传稿本、抄本,多属未刊本,又有海内孤本。沙翁人藏的地方文献往往还具“系列性”,有书佐证:明清两代,如皋共修县志10种,沙翁度藏其中6种;冒氏是如皋望族,沙元炳觅得多种冒氏著作,像冒尚之《赐福堂诗集》(西轩集)、冒慎几《寄园诗钞》《贵轩诗》、冒英三《印山诗钞》等。国学家冒广生先生,忙于搜集先人遗著,编刻《冒氏丛书》,还向沙翁借书。民国总统徐世昌掬扬沙翁:留意乡邦文献,尝搜集先哲遗著多至百余家。

其次,沙翁还人藏宋元珍本及明清刻本、旧抄本,其中不乏名家旧藏,譬如明末刊本《金石文》曾为明末文学家、书法家冒襄所藏,钤有白文方印“冒辟疆”、朱文方印“辟疆氏冒襄印”;又如乾隆皇帝旧藏明初刻本《南轩先生文集》,尤为珍稀。有专家考证,清初季振宜诸家仍藏有全套宋刻本《南轩先生文集》。待到1927年,傅增湘查点故宫藏书,发现宋刻本已缺十六卷,故宫所藏明刻本最早为弘治十一年(1498)本。经乾隆皇帝、

纷繁社会背景下生存的无限可能

——读李新勇中篇小说《大雪落在高山顶》

□澜波

李新勇的中篇小说《大雪落在高山顶》发表于《小说月刊·原创版》2023年第12期。这是作者黑瓦寨人物系列小说中的又一个中篇。在这个系列里,他塑造了多种类型的典型人物。小说吸引人且不落俗套的是,讲述了盛夏、印拂晓和周牛皮三个从西部黑瓦寨走向上海滩的青年,在不同背景、不同职业、不同生存需求、不同人生目标的指引下,朝着各自的人生方向发展。作者毫不留情地提出核心问题:传统的人情世故如何在都市里被保持或摒弃,这一群人的友谊如何在新的城市环境中经受住考验。

如何看待从乡村走向城市的种种生存状态?在高晓声的《陈焕生上城》里,还仅仅是“上城”,并没有“进城”,至于“上城”之后干什么,不是高晓声的写作重点。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,不断有乡下青年进入城市,关键词是“进入”,他们与城市居民在文化、生活习惯等方面的冲突和融合,他们之间的友情、博弈、互相帮衬、互相削弱,都是值得探讨和写作的;这一群半路进入城市的青年在都市的发展,是尤其值得关注的。

李新勇的新作讲述的,恰恰是一群乡村青年在大都会上海的生存现状及成长状态。“生存”和“状态”,是李新勇近年来创作的主题,折射出他独具的深邃的人文思想。

这部小说写出淳朴的西部百姓单纯的人生哲学。盛夏、印拂晓和周牛皮这三个同龄人的父母希望他们将成长为最好的伙伴。周牛皮虽然读书不行,但善良聪明,开了家汽车维修店。印拂晓在父亲的高压下长大,考到北京一所大学读新闻系,成了乡村舆论的焦点和模范。盛夏虽然也考上了大学,但在村民眼里,不过是给女人画裸体画的专业,不受待见,哪怕他连续多年免费替村民写对联,也没落下个好字。倒是他考上上海某文联入职的消息传开,立即成为村民的追捧对象。乡民崇尚优秀,但不知道真正的优秀是什么;乡民追捧光亮,但不知

道光并非单指名校或名城。乡民不知道艺术为何物,真正的信息为何物。他们的淳朴有时是跟愚昧相伴的。

小说还开启了探索积极人生的模式。当盛夏以简陋落魄的形象出现在文联新闻同事眼前,此时的他与上海是格格不入的。文联派来接他的司机蒋师傅及女儿蒋薇薇,很现实地将盛夏的条件作了衡量,综合下来,盛夏还是可以作为蒋薇薇的结婚对象人选的。两个生活背景差异、观念相左的人,并没有切切实实的经济实力支撑,终究是走不到一起的。他俩走人的是模棱两可的恋爱状态,三个月后便很自然地退回到朋友的位置,反而获得对方相对可贵的友情。对于他们来说,爱情将优先让位于现实的生存。

盛夏从黑瓦寨来到上海,一时之间,他对人生的未来是茫然的。他对于美术专业的转变及领悟,如同面对爱情一样无力。在李新勇笔下,每个人物都具有人性的复杂性,小说导向是温暖的、充满希望的。就像盛夏从山村走向大都市,所遇的挫折与考验不少,可他并未轻易放弃梦想。小说前半部可以看出,盛夏不曾为了迎合生活的需求刻意迎合工作或爱情,但他也并不相信自己可以跨越阶层。盛夏在经历印拂晓给他带来的灾难之后,摸着生活的疼痛创作出“生存和状态”系列绘画作品,使他的艺术水平获得突破,其创作也逐步走向成功。

这部小说告诉人们,即使在寸土寸金的国际大都会,勤劳和智慧依然是能够让人走出社会底层的优秀素养。另一个主角周牛皮初中毕业后就拜师学修机器,学成之后在故乡开了家汽车维修店,因替受诈骗的老人主持公道,修理铺被人砸了个稀巴烂。在将不法之徒送进监狱之后,他到上海来投奔盛夏,在上海开起汽车美容服务部,成功地在这个大都市站稳脚跟。

小说也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始终生活在虚假情态下的人物,这个人就是印拂晓。印

拂晓从小为逃避父亲的打骂,努力学习,成绩优秀;为逃避父亲的高压统治,考上了北京的学校,本科和研究生加一起共六年时间,从来没有回过黑瓦寨;研究生毕业后一门心思要进一线城市的欧美国际部工作。理论是一套一套的,但全是花拳绣腿,根本无法靠生活。在经济上先是靠盛夏,后来靠周牛皮。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,对故乡来上海看病住院的老乡大包大揽,在黑瓦寨赢得显赫的名声,却给盛夏留下一屁股债务。这是一个从一开始就生活在“骗”和“骗”中的典型人物,他欺骗了自己的父母、欺骗了黑瓦寨的村民,也欺骗了自己。自欺欺人是可耻的,但在印拂晓那里,确实成了赢得他人尊重的重要手段。

小说中的“大雪”是个隐喻。小说开头父子之间的对话。儿子说,山顶上的雪好看。经历过人生世事的父亲说,山顶上的雪单单只是好看,既不能为庄稼御寒,融化之后也不能浇灌庄稼。山顶上的雪,是印拂晓这样的人物的象征。印拂晓这个昔日名牌大学新闻系毕业生,在周牛皮、盛夏那里寄居不下去之后,在一家西餐厅烤牛排,他远在黑瓦寨的爹娘早已被他遗弃在故乡,始终不闻不问。某种意义上说,印拂晓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。

小说结尾,对三个人物的生存状态,李新勇都有明确的艺术表述,但这也是他创造出开放式结尾的一种方式,把更多的关于人生的思考留给了读者。

《大雪落在高山顶》不仅让李新勇藏于内心的巴蜀文化得以体现,并在故事情节中与黑派文化相融合,两种文化的相融相洽与多重碰撞产生出对生活反思的思想新高度。



采撷乡村的诗意

——读徐玉娟《星辰在上》

□彭涛

找到心灵的安慰。

“到了福美农场,才知道/我的嗅觉/不够用,所有的花草/都是对生活最好的褒奖……”“三角梅,满天星,五色梅/紫娇花和水边的蒲苇/都在沙南村,与我相认……”开在村道边、田野里的花,显然算不上高贵娇艳的花。然而,花开的使命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丽。朴素的美,往往是最能打动人心的美,她们扎根在乡村,默默地为乡村生活增色添香。关于俗与雅的分别,全在于人心,精心培育的不一定能点亮生活的平凡,自由生长的美丽往往更能震撼人心。

“她像一只取暖器,静静地待着/不吹风,但发着光/发着热……”“父亲/越活越矮了/比他盖好的楼房矮/比他开过的拖拉机矮……”把母亲比喻成取暖器,我钦佩诗人意象选择的精准。楼房和拖拉机,是父亲一辈辛勤劳作的象征。在农村,父母给予孩子的爱是无声而又沉重的,如同大地给予庄稼无边而又温暖的爱。感恩是一个人不

可或缺的良知,它让人不断地回头,不断地回想,就像土地上的作物,尽管有着向上生长的理想,但从来不会忘记脚下的土地。因为,那是给予我们温暖和力量的根源。

“普济桥上的老石头,和桥下/干枯的河床/一起追述往事/我们踏过的每一寸土地/留下了新生的血液……”乡村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作物、花草、亲人,都是我们最难割舍的。也许我们正在或者曾经出走,但无论天涯海角,无论时光流逝,故乡永远是清晰的存在。作为土地的孩子,我们本身就是故乡的一部分,我们愿意侧起耳朵去聆听,俯下身来交流,放下浮躁以坚守。

“在竹桥村的池塘里/我见过一朵云”“一棵荠菜/能开多少粒小花”“乡村的高压线/出现在后屋的窗玻璃上/仿佛画了一个等号”。农作物、花草、亲人、村庄,这些乡村的风物,在徐玉娟老师的笔下,如星辰般熠熠闪光。那星光照亮了乡村的诗意,也照亮了每一颗对乡村深深眷恋的心。



《我的真文字》
徐冰 辽宁人民出版社

徐冰回顾了数十年的艺术成长史,对于中西艺术的思考与反思,以及他所处的时代对于个体的影响。他根植于民族性、放眼全世界的艺术源泉,以及围绕十个重要作品展开的自我阐释。从塞北山区到纽约,徐冰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当代艺术探索的非凡画卷。



《两头不到岸》
杨国强 三联书店

本书重现晚清末期至民国初年这一过渡时代的思想、政治与社会。这期间,科举停置、变法立宪、辛亥革命及新文化运动等重大议题次第登场,以前所未有的广泛程度造就了一种“速成的现代化”。作者探究这种激变、剧变前所未有的激烈和深度造成断裂、脱节、摧折乃至四分五裂的由来、内涵和结果。



《岁月忽已晚》
胡大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本书对《古诗十九首》进行了透彻的解读,挖掘背后有趣的东西文人故事,生动再现他们的生活与情感。作者用细腻流畅的语言,描绘了东汉文人的远游、求学入仕、交游等方面的生活情况。尤为难得的是,作者还阐发了东汉文人的生命意识的觉醒,以及他们对人生来路与归途的反思。



《装饰与游戏》
[日]辻惟雄 三联书店

日本美术的特色在于装饰性和情趣性,而这种特色的典型正是装饰与游戏,与日本美术的文化根源有着密切的关联。日本美术在不断向中国美术学习的同时也积极寻求“感觉的乐趣”,由此而生发出的审美趣味衍生出很多独具特色的艺术形式,比如风雅、娑婆罗、庄严、鸟游、墨戏、比拟等审美取向。